

玉史·玉識—— 寫在《故宮玉器精選全集》 首卷出版時

鄧淑蘋

先民從打磨石器的經驗中，認識了美玉堅韌不朽的特質。用之製作器物，佩戴執拿以表彰身份地位，更用以祭祀祈禱神祇祖先，發展了禮制意義。隨著社會複雜化，玉器在不同階段發展出不同的面貌。由於玉器蘊含人們精神文化內涵，成為解讀歷史發展最有力的物質史料。

本院藏玉以清宮舊藏為主，近年更經由購藏與捐贈彌補缺項，累積達萬餘件。藉助考古資料的研究，確知院藏玉器的年代跨度達八千餘年且連綿不斷。2011年曾出版陳列室導覽書《敬天格物》，甚受社會肯定。今擬依時代為序，擇精品出版整套全集，以供社會各界參閱。更盼與學界同儕相互切磋，通曉玉史，建立玉識，朝向史學工作者必須「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職志努力。



使命與動機

《故宮玉器精選全集》是2010年冬至2011年春，本院「敬天格物」玉器常設展推出，並出版導覽書《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以後，筆者與同事們著手規劃的出版計畫。

由於新的考古資料繼續源源不斷出土，我等原本建立的玉器發展史的架構還需隨之調整；¹更因我院的藏品豐富，原本承襲清宮舊藏的，加上在臺新增的玉器總數量已達萬餘件。扣除部分數量龐大、造型一致的清代玉花片、玉帶勾、玉碗等，需要依據形制紋飾分別給予斷代的仍近萬件。

數年前，筆者已大致完成考證、斷代與選件的工作，初步遴選約二千件自新石器時代至民國初年的玉器，規劃出版《故宮玉器精選全集》約八本左右。由於書中主文採中英文雙語出版，受制於年度經費預算及配合專業翻譯等因素，擬以一年出版一本的進度，將玉器藏品精華陸續出版。目前第一本即將問世。（圖1）

本院的出版方式多樣化。歷年來器物、書畫、圖書文獻三處的辦展與出版，主要在職者個人專題研究為主，也有跨二處或三處的聯合展覽。因此配合展覽出版了為數甚豐的高水準專題性書籍。此外，近年來器物處依質材分類調整常設展後，也出版了一系列導覽書。前述《敬天格物》即屬之。

近十餘年來本院將藏品陸續拍攝數位圖檔，除在網路上建置典藏資料庫外，更開放網路查詢，一般社會大眾可通過網路下載許多藏品圖片。這是我院相當值得誇耀的成績。

但如眾所周知，資料庫裡的電子資訊，讓眾多的藏品有如滿布天空的星星，或灑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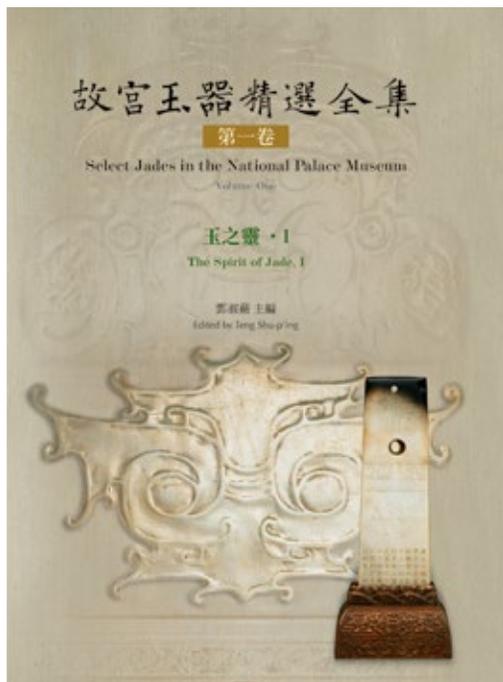


圖1 《故宮玉器精選全集·第一卷》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19年9月出版

地面的珍珠，每顆星星都是閃亮的，每顆珍珠都是瑩潤的，但資料庫裡找不到串聯星星或珍珠的故事線，無法帶領使用者編織出歷史文化的全貌，也無法指引使用者透析藏品的深層內涵。所以，我們必須依質材、依時代分類，出版系列性專書。這方面，本院書畫和瓷器兩項較有成果。²

銅器，向來是學術界極為重視的器類，所以率先在1958年出版黑白印刷的《故宮銅器圖錄》上、下兩卷，不但公布數千件銅器的時代、品名、尺寸等，更刊印864件黑白圖。

院藏玉器的總數量雖多於銅器，但僅於1982年出版《故宮古玉圖錄》，收錄當時認為屬宋代以前的玉器371件。但由於近半個世紀以來科學考古學的迅速發展，現在翻閱這二本早期出版物，無論斷代或定名多已不正確了。

近來，北京故宮也開始將藏品數位化並公布上網，稱作「數字文物庫」。雖然此一工作晚於臺北故宮，但是在將藏品分類出版成套專書的工作上，北京故宮確實超前於我們。以玉器而言，他們在1995年、2008年、2011年，三度依時代早晚出版3本、2本、10本玉器專書。³而我院付之闕如。這也是我們必須認真編撰出版《故宮玉器精選全集》的原因之一。

認識與探索

作為「故宮人」的辛苦之一是「必須自己設法認識藏品」。這與以考古出土品為主的博物館同行，有著相當不同的工作要求。

我院豐富的藏品大多來自清宮，它們是何時？何地？為何？被誰？如何？製作完成。它們被什麼人用了多久？是否被埋藏過？埋在墓葬？還是祭坑或祭壇？何時？因何？而出土。是否被改刀重製？是否加琢晚期紋飾？是否被染色？何時收入宮廷？以上都是問題。

民國十四年（1925）故宮博物院成立後，

組織了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收宮中物品，編寫《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檢視其內容可知，當時應參考了類似陳設檔之類清宮中習用的品名；但也可能參考了清末金石學者吳大澂（1835-1902）等人的新見解，所以出現「玉琮」等品名。如圖2是《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乾清宮的記錄，「舊玉琮」和「青漢玉槓頭瓶」兩個品名並列於一頁，其實，它們很可能是同一類玉器。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寫清冊時，依宮殿先後以千字文的順序為代碼，代碼後連接中國數字及阿拉伯數字以構成完整編號，我們稱作「原始編號」，它即是文物的「身份證字號」。所以，我們看到的文物若以「天」字為首，就知道它原是乾清宮的文物，若以「地」字為首，就是坤寧宮的文物。

雖因戰爭等因素，故宮文物部分南運，西遷又東歸，再渡海來臺，期間還舉辦展覽、重新組箱及編列更方便查詢的「統一編號」，但「原始編號」一直繼續使用。

故宮文物始自北宋皇室收藏。對照《宣

53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青白玉琮 (意九號)	青白玉琮 (意十五號)	白玉鳳凰仙人 (帶蓋意三十五號)	青玉饕龍蕉葉尊 (意四十一號)	青玉荷葉花瓶 (意四十六號)	青漢玉槓頭瓶 (意五十五號)	青白玉葵耳蕉葉尊 (意五十一號)	舊玉琮 (意五十一號)	青漢玉福壽桃 (意十八號)
—	—	—	—	—	—	—	—	—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圖2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一），登錄編號為「天五〇」的長方木箱中存放的物品清單。取自清室善後委員會編著，《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頁11。



圖3 山東龍山文化 玉圭 長28.6，最寬4.4，最厚0.94公分 刻有乾隆御製詩及清代仿古紋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歲-561-10-1，故玉2784

和畫譜》、《宣和博古圖》可知，某些書畫或銅器的老品名傳承自宋代。⁴ 晚明時，富庶的江南地區收藏風氣興盛，當時對古物的觀點與稱謂，也通過盛清的宮廷藝匠、造辦處官員、皇帝身邊的詞臣們，影響乾隆皇帝的認知。所以清宮中所用的器名，大約也是明代至清初古玩收藏界習用的。

筆者近日出版《乾隆皇帝的智與昧——御製詩中的帝王古玉觀》一書中，考證明清時期史前至夏商時期的斧鉞，長的為「尺」（圖3），短的為「斧珮」，後者是象徵佩戴者擁有果斷、廉潔、堅貞美德的玉珮。（圖4）他們稱龍山時期至商代用作腕飾的有領璧為「碗托」，認為那是墊在茶碗下的托子。（圖5）他們又稱玉琮為「擱頭」，認為是古人抬舉輦車或樂鼓時，套於木輅兩端，備抬物者扛於肩頭的玉器。（圖6）

如果玉的色澤是不透明且雜然斑駁的褐黃、瑯紅色，那器名的頭二個字多半為「古玉」、「舊玉」、「漢玉」。但若保持玉的原色，器名的頭二個字就是「白玉」、「青玉」、「綠玉」、「黃玉」、「墨玉」等。總之，《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裡的玉器品名，幾乎沒有

時代的確認。即或用「漢玉」一詞，也不表示該件玉器就是漢代的。因為到了清代，「漢玉」一詞大為流行，含意與「古玉」、「舊玉」相同。⁵

乾隆皇帝曾在御製詩清楚地說：「玉之古率稱漢耳」。但他又進一步地將「漢玉」一詞，用來稱籽料上布滿褐紅色的「土浸」色斑。所以詩云：「今之古玉率稱漢，和闐玉古稱漢名。」「漢玉者，非必炎劉時物。其土浸瑯瑯，古色穆然者，皆可謂之漢。」⁶ 所以圖2中可看到宮中常用「青漢玉」一詞，應是形容青白色玉料局部帶有成片褐紅色斑。

由於自晚明以來，古玉收藏界裡逐漸形成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古玉表面的褐紅色是因為在墓葬中吸了屍血之故，所以古玉的色澤越呈現雜然斑駁的不透明褐黃至褐紅，售價越貴。乾隆御製詩：「剝者復血浸，畧刺如脂腹」就是描述把因「血浸」而紅的古玉切剝後，內部還如脂肪般白潤。⁷

其實圖3至圖6這四件都曾被染，只是因為原本玉質的色澤深淺，以及染劑或染術的差異，所以呈現深淺不同的淺棕至深褐色。

圖7~9是外觀頗相似的三件玉鐲。在



圖4 山東龍山文化早期 玉鉞 長12，最寬5.2，較厚1.1公分 刻有乾隆御製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847-15，故玉2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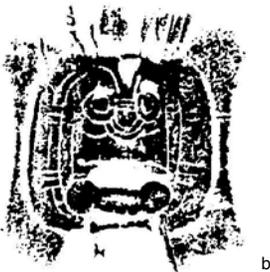
圖5 龍山時期至商晚期 有領璧 外徑11.3，孔徑6.8，領高1.4公分 刻有乾隆御製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847-56-2，故瓷17758之附件



圖6 齊家文化 玉琮 高12.3，寬6.9~7.1公分 刻有乾隆御製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金-1186-145，故玉1966



a



b

圖7 良渚文化早期 獸龍紋鐲 外徑最大8.6，孔徑6.07，厚1.04公分
a. 全器 b. 一個花紋單元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847-25、故玉4154



a



b

圖8 良渚文化早期或石峽文化？ 獸龍紋鐲 外徑最大10.75，孔徑6.5，厚1.6公分
a. 全器 b. 一個花紋單元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804-79、故玉5665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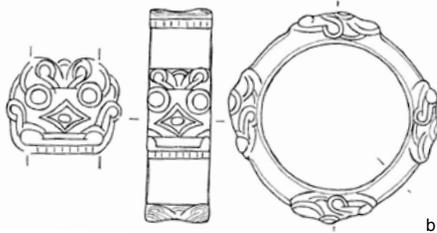
圖9 良渚文化早期或石峽文化 獸龍紋鐲 外徑最大9.38，孔徑6.8，厚1.9公分
a. 全器 b. 一個花紋單元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雨-980、故玉8810

圓鐲外緣分別浮雕五個、四個、五個動物頭。元代朱德潤《亦政堂古玉圖》中有一件類似的玉鐲，題名為「瑀玉蚩尤環」，或因此故，我院老前輩那志良先生（1908-1998）在1982年出版的《故宮古玉圖錄》中，將圖8這件定名為「漢代蚩尤環」。

1988年浙江餘杭瑤山遺址出土了所謂「龍首鐲」（圖10），基於形制紋飾的相似，我院也隨之將圖7～9這三件訂為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早期。⁸但是，有良渚考古學界的老前輩認為圖7這件還可接受，但對圖8、圖9兩件非常排斥，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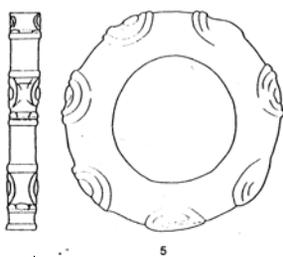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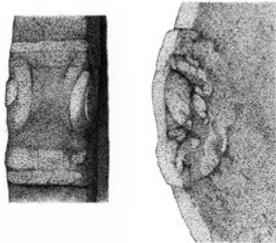


b

圖10 良渚文化 獸龍紋鐲 外徑8.2，孔徑6.1，高2.65公分 瑤山1號墓出土
a. 彩圖 b. 線圖 均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a



b

圖11 石峽文化 獸龍紋鐲 外徑12，孔徑7，厚1.5公分 石峽99號墓出土
a. 全器線圖 b. 一個花紋單元正面、側面點描圖 圖a引自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石峽遺址——1973-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圖b由作者提供。

為它們的鐲體較粗厚，圖 8 的四個浮雕動物頭比例較小，未能包覆鐲體的三個面；而圖 9 動物頭輪廓不明顯，還在頭與頭之間的器表，刻畫雙層菱形紋。這都是在圖 10 出土器上沒有的特徵。所以老前輩直指圖 8、圖 9 兩件故宮藏品是「乾隆皇帝時製作的贗品」。

但是，明清時期製作贗品玉器也有其時代特徵，細觀圖 8、9 兩件的細部，多為斷續且粗細不均陰線紋，完全不合乎明清贗品的技法，卻常見於新石器時代刻紋玉器上。直到 1998 年，廣東石峽遺址出土物中發現有二件器表已腐蝕嚴重的玉鐲，各浮雕了五個、七個動物頭，圖 11 是其中一件。石峽

的這類玉鐲也具備鐲體壯碩，動物頭比例小的特徵，提供我們推斷圖 8、圖 9 為新石器時代遺物的有力證據。已有學者作了詳盡的分析。⁹

史前華東先民崇奉的神靈動物具有「二元」性：一為源自爬蟲類的「龍」，一為源自虎等哺乳動物的「獸」。¹⁰如圖 7 至圖 11 玉鐲上的動物頭應屬「獸」類，但是它們已被考古報告定名為「龍首鐲」，筆者乃建議改稱為「獸龍紋鐲」。

圖 3 至圖 9 共七件，近二個世紀的命名變化均詳列於表一。該表最右欄是通過研究後，目前確認的時代與品名。

表一 七件玉器器名的時代變遷

作者整理

	原始編號	御製詩中品名	點查報告中品名	舊清冊中品名	本院新品名
圖 3	歲五六一 10 之 1 永和宮	古玉尺	漢玉磬 (帶楠木架)	舊玉圭	山東龍山文化(約西元前 2300 ~ 前 1800) 玉圭
圖 4	呂一八四七 15 養心殿	古玉斧珮 舊玉斧珮	漢玉斧珮	漢玉斧珮	山東龍山文化早期(約西元前 2300 ~ 前 2100) 玉鉞
圖 5	呂一八四七 56 之 2 附件 養心殿	古玉碗托子	漢玉托	玉托	龍山時期至商晚期(約西元前 2300 ~ 前 1027) 有領璧
圖 6	金一一八六 145 2038 箱 永壽宮	漢玉扛頭筆筒	漢玉槓頭水盛	漢玉攔頭水盛	齊家文化(約西元前 2300 ~ 前 1600) 玉琮
圖 7	呂一八四七 25 養心殿		漢玉五喜圈	漢玉五喜圈	良渚文化早期(約西元前 3300 ~ 前 2600) 獸龍紋鐲
圖 8	呂一八〇四 79 養心殿		漢玉鐲	漢玉鐲	良渚文化早期或石峽文化(約西元前 3300 ~ 前 2500) 獸龍紋鐲
圖 9	雨九八〇 重華宮		瑗	瑗	良渚文化早期或石峽文化(約西元前 3300 ~ 前 2500) 獸龍紋鐲



圖 12 興隆洼文化 耳飾球 高3.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974-14、故玉5942



圖 13 良渚文化 三叉形器 高5.22，寬6.67，最厚1.5公分 a. 正面 b. 反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675-2、故玉1841



辨偽與鑑真

如上所述，故宮人經常面對的，都是千百年來沈靜躺在庫房中不會說話的古物，必須努力自我練功，才能認清大批原本登記為「古玉」「舊玉」「漢玉」的玉器，它們可能是早到距今七、八千年，在遼西地區興隆洼文化的耳飾（圖 12），也可能是距今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男性貴族的頭冠。（圖 13）這兩件都可能在晚明時被褐色染劑浸染，後者在染色前還加刻仿古紋飾。但是宮中也有完全是晚明至清初製作的假古物，乾隆皇帝卻無法分辨，不只稱之為「漢玉龍首觥」，更在詩註中明白地推斷它是「漢時物也」。（圖 14）

故宮人長年累月的努力，除了要將庫藏的老家當研究清楚，更應該把握機會，補充自身藏品的缺項。

表二是筆者統計，從玉器萌芽之初（西元前 7000 年左右的小南山文化），到東周結束（西元前 221），長達近七千年歲月中，華夏大地上各類玉器出現與分布的情況。

表二分為九欄。左三欄淺黃色底，代表華西地區，右六欄，湖綠色底，代表華東地區。藍色與紅色字，表示清宮舊藏中已有器類，紅字代表乾隆皇帝賦詩的器類。

從表二可知，清宮古玉有許多缺項（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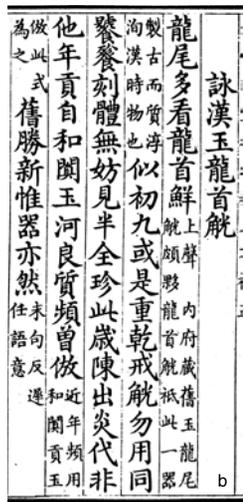


圖 14 明晚期至清早期 仿古玉觥 高19.3，最寬9公分 a. 彩圖（帶木座） b. 御製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804-41、故玉5829

是黑色字的器類）。或因東北的紅山文化早衰之故，宮中幾乎沒有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的豬龍、勾雲形佩、斜口筒形器等。又或因帝王忌諱可能殺過人的帶刃器，所以宮中也沒有石峯等文化的牙璋、多孔長刀等。

四十年前，也就是 1979 ~ 1980 年，筆者曾有機會前往歐美多間博物館，檢視二十世紀前半流散的大批中國古玉。我發現由於社會文化及博物館員專業的差異，大批中國古玉到了歐美博物館中，常只是冷庫裡的冷貨，極少有展出的機會。

所以當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再度有大

表二 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約西元前 7000 至前 221）各區製作玉器類別

（藍、紅字代表清宮舊藏中已有的器類，紅字代表乾隆皇帝賦詩的器類）

西元前	分期	地區分劃									
		蜀	青、寧、甘、陝	晉、豫西	豫中、豫東	鄂、湘	海岱	江淮、太湖、嶺南	遼西、松黑	遼東	
7000	新石器時代								環、小璧、管、珠、斧、匕形器、彎條形器		
6500									環、小璧、管、墜、珠、銛、鑿、斧、耳飾玦、匕形飾		
6000											
5500											
5000											
4500				小佩 銛、鑿 斧、鉞、鏹							
4000											
3500											
3300											
3000				璧、原始琮 斧、鉞、鏹						環、斜口筒形器、鳥、龍、方圓形璧、豬龍、勾雲形佩、龍紋璜	
2500										環、連璧、銛、鑿、錐形器	
2300				璧、琮、鉞、鏹、刀、鐲 聯璧 牙璧				環、錫、連璧形器、琮、斧、鏹、鉞、刀、戚、神祖紋圭			
2070			璧、矮琮、斧、鉞、鏹、大璧、高琮、聯璧、喇叭管、刀、牙璋、有領璧					龍首飾、龍首環、小璧、冠狀器、璜、三叉形器、錐形器、管、鐲、方鐲、大璧、高琮			
1800	夏	牙璋 有領璧			牙璋、長刀、鉞、戚、戈、柄形器	鳥紋斧、虎、蟬、鳥神祖紋玉器					
1600	商	璧 琮									
1046	西周				戈、鳥、魚、虎、龍、蟬、人鳥合體珮、筭首、策柄、戚、鉞、有領璧、柄形器						
771	東周				戈、璧、琮、圭、璋、璜、鳥、龍、牛、魚、耳飾玦、神人紋佩						
221	東周				圭、璋、璧、璜、珩、虎、龍、琥龍、黼、管、觶、各式佩、帶勾、劍飾						



圖 15 紅山文化晚期 勾雲形珮 高14.2，寬19.1，最厚0.5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0271



圖 16 紅山文化晚期 帶齒動物面紋玉飾 高5.6，寬13.3，最厚0.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0273



圖 17 紅山文化晚期 帶齒動物面紋玉飾（推測此器原型與圖18相似，不知何時何故上緣及左右下邊被切割）高6.9，寬19.1厚0.2~0.3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0272



圖 18 紅山文化晚期 帶齒動物面紋玉飾 高28.6，寬9.5，厚0.5公分 牛河梁出土（編號N2Z1M27:2）取自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量古玉從大陸流散到香港、臺灣時，我們有責任盡量將重要的古玉，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免它們再度流散至歐美。

上個世紀最後十年是一段重要的時間，我們盡量填補了當時院藏的不足。但是，許多真正稀有的古玉，卻是經過漫長歲月的艱辛努力，才讓社會大眾認識它們的重要。如圖 15 ~ 17 三件極精彩的紅山文化玉器，自 1992 年入藏後，一直被「似懂非懂」的社會愛玉族私下議論，直到 1997 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牛河梁出土相似風格玉器（圖 18），才慢慢止住了謠言。2000 年該所孫守道名譽所長在本院會議上，公開讚美圖 15 這

件勾雲形珮具有極靈活而有生命力的造型，才「一槌定音」地肯定我院入藏的多件紅山文化玉器的價值。

本世紀初，民間人士對故宮新增玉器的質疑，主要集中於二組件：圖 19、20 二件鳥立高柱形玉飾，及圖 21 上端有「『介』字形」的玉弧刃刀（當時稱為「耘田器」）。主要的理由是：「考古沒挖到，所以是假的。」

但接著 2001 年在浙江桐鄉新地里出土了一件風格非常相似的玉鳥（圖 22），2004 年桐鄉姚家山又出土了上端有「『介』字形」的玉弧刃刀（圖 23），同一墓群還出土一件一端有「『介』字形」的玉鏃。證明了良渚文化不



圖 19 良渚文化晚末期 鳥立高柱形玉飾 高2.7，鳥長1.47，柱寬0.6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059



圖 20 良渚文化晚末期 鳥立高柱形玉飾 高3，鳥長1.6，柱寬0.6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0591



圖 22 良渚文化晚末期 玉鳥 高1.3，首尾長2.3，厚0.5公分 a.彩圖 b.線圖 新地里出土 取自蔣衛東，〈介紹三件新地里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頁38。



圖 21 良渚文化早期 玉弧刀刀 寬15.5，高8.1，最厚0.55公分 「耘田器」為舊名，依據功能改名「弧刀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0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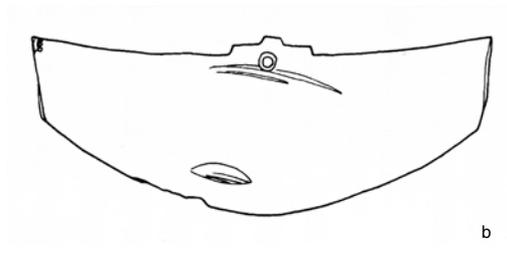


圖 23 良渚文化 玉弧刀刀（耘田器） 寬11.4，高4.4公分 a.彩圖 b.線圖 姚家山出土 取自王寧遠等，〈良渚文化兩件特殊的「耘田器」〉，頁75。

但用美玉製作工具，還可將帶有象徵通神意義的「『介』字形」裝飾在玉工具的特定部位。¹¹

筆者曾撰文說明我院積極購藏的目的，以及前述玉器入藏的紛擾、辨識與定論。¹²所撰述的四篇小文，收入2012年集結出版的《古玉新詮——史前玉器小品文集》中。

通曉玉史、建立玉識

面對大量的清宮舊藏，面對流散的真贗玉器，博物館員從認識、探索，到辨偽、鑑真，我們走的是很長遠、很艱辛的學習與鍛鍊之路。我們必須熟知大量的、層出不窮的考古出土資料，以及各種傳世與出土的文字史料，

才能建立較正確的史識與史觀。

玉器，不但美而不朽，在華夏大地上發展出長達九千年連貫不斷的「玉史」。玉器的歷史發展了三千餘年後，也就是在西元前4000～前3500年間，先民開始用玉器象徵身份地位，用玉器祭祀神祇祖先，即是發展出有系統的玉禮制。¹³

筆者認為長達九千年玉器史可分為：「玉之靈」、「玉之德」、「玉之華」、「玉之巧」四大階段，這是本院玉器常設展的基本架構。「靈、德、華、巧」簡潔地勾勒出九千年「玉史」發展的脈絡，也清晰表達了筆者在研究九千年「玉史」後形成的「玉識」。

在《故宮玉器精選全集》的第一卷，筆者撰寫了全套書的總論：〈從「東、西」到「南、北」——九千年玉文化的發展與演變〉。說明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鋒山連成的山脈鏈，將華夏大地區分為低平濕潤的「華東」，與高亢乾旱的「華西」。生態差異影響文化內涵，所以在新石器時代時，華東地區發展了「物精崇拜」（即「動物精靈崇拜」）的信仰；華西則發展了「天體崇拜」的信仰。夏、商、周、漢四個族系，輪替興起自「華西」與「華東」，彼此文化對峙又交流融合，在漢代時大致融為一體。第四、五世紀時，或因天候巨變導致漠北游牧民族分批多次南遷，中國文化從東、西對峙逐漸發展成南、北差異的局面。

由於上個世紀大陸考古學界對廣袤華西地區投注的經費、人力太不足，但是對經濟繁榮的華東地區作了不少發掘與研究。加上部分考古學研習者多疏於玉質的礦物學研究，常不探討先民製作玉器時的創形理念，不關注出土器物（包括發掘與徵集）的群

聚現象，極少從宏觀通史的角度審思玉器文化的發展，習於以排比線圖方法做研究。所以常有些觀點，看似合理，事實並非歷史真相。

此外，學者們對出土相似遺物的考古學文化的早晚排序，常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就是考古發現得較早、公布較早的文化，會佔「首因效應」的便宜。¹⁴譬如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玉器與巢湖流域的凌家灘文化玉器，在主題、造型特徵上，頗多相似之處，學界多認同二者間可能有不接壤的「上層交流網」訊息傳播。基於碳十四數據，凌家灘文化早於出土典型紅山玉器的紅山文化晚期晚段遺存約三百年，只因為紅山文化比較早被考古學家發掘到，所以不少學者還是錯誤地以為：是受到紅山文化傳播，才發展出凌家灘文化玉器。¹⁵

凌家灘、紅山，都是史前華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它們的玉器多以：人、龍、鳥、豬、虎、熊等動物為裝飾母題。此一「物精崇拜」的信仰在良渚文化早期時（約西元前3300～前2600）發展達於高峰。高級墓葬裡多見掌宗教、軍事大權的政治領袖，穿戴各式動物主題玉飾：頭冠、項鍊、鐲子（有的被誤稱為「琮」）等，衣服下擺還縫綴各種動物玉飾。牟永抗先生認為此即為文獻所稱的「寶玉衣」。¹⁶

雖然字面上「寶玉衣」意指縫綴一些寶玉的法衣，事實上，廣義的「寶玉衣」應指巫覡在祭典中所穿戴各式玉質的行頭，包括頭上、頸上、手腕上佩戴的，被視為有助通靈的玉質法器。檢視考古資料可知，自史前至商周的「寶玉衣」傳統主要源自華東的「物精崇拜」信仰。



圖24 紅山文化晚期 鳥形玉佩 a. 正面 b. 背面 高5.1，寬5.15，最厚1.5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820-8、故玉0019



圖25 紅山文化晚期 獸面玉佩 a. 正面 b. 背面（因久戴而隧孔的寬脊被磨斷） 高5.1，最寬6.8，最厚1.3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0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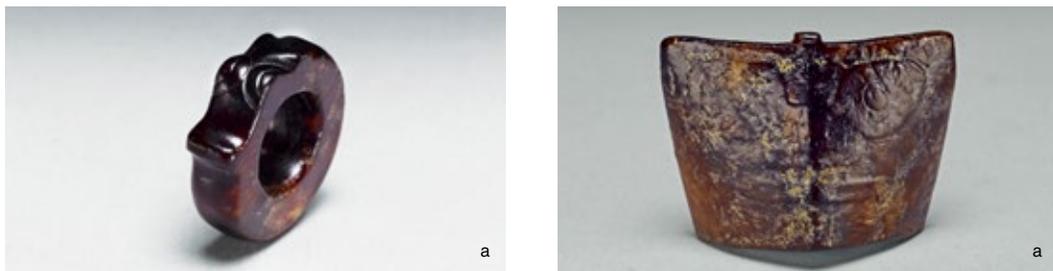


圖26 松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 玉獸龍 a. 彩圖 b. 線圖 外徑1.8~2，孔徑0.8~0.9，厚0.5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846-60、故玉6293



圖27 良渚文化早期 大眼面紋玉飾 a. 彩圖 b. 線圖 高3.3，上寬4.6，下寬3.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1655-8-5、故玉5184



圖 28 齊家文化 玉琮、玉璧一組 琮高6.7，璧徑12.3公分 陝西寶雞扶風縣城關鎮案板坪村出土 圖a引自劉雲輝，《周原玉器》，臺北：中華文物協會，1996；圖b引自周原博物館，《周原玉器萃編》，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

圖 24 ~ 27 即是可縫綴在寶玉衣上的玉雕動物。

但是，中國文化中重要的「天體崇拜」信仰，以及「制器尚象」、「同類感通」的思維，極可能源自華西地區。

統計發掘與徵集資料可知，在環隴山周圍的陝西、甘肅、寧夏境內，自廟底溝文化楊官寨遺址（約西元前 3500）起，經客省莊、半山、菜園等考古學文化，發展到齊家文化（約西元



圖 29 西漢 玉璧（二件） 徑4.6~5，厚0.5公分 聯志村出土 引自劉雲輝，《陝西出土東周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圖 30 西漢 玉琮（二件） 長5，寬4.6，厚0.6公分 聯志村出土 引自劉雲輝，《陝西出土東周玉器》。

前 2300 ~ 前 1600），長達近二千年的歲月裡，這裡的先民大量製作圓璧與方琮，從器表留下的製作遺痕，配合有時空定點的出土器，可確知方琮有其自萌芽到發展茁壯的歷程：它們的射口從無到有，器身從短矮到高長，但四個邊壁一定平直，真正傳遞了「方」的創形觀念。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華西先民將之與玉璧配對地成組掩埋，且多無人骨或其它隨葬品。迄今已發現約十處疑似祭祀坑遺址中，掩埋等數量的玉璧、玉琮，少者一組，多則四組。

圖 28 是陝西寶雞扶風縣城關鎮案板坪村出土的一組玉質非常相似的齊家文化璧與琮，中孔尺寸也相若，所以可上下任意組合。2013 年北京大學師生在陝西岐山雙庵客省莊文化灰坑中，發現與圖 28-a 相似擺放的璧與琮。那是一件極淺射口的玉石方琮，端正地



圖 31 良渚文化早期 玉方鐲 (M12-90) 高6.6，上射徑6.95~7.15，下射徑6.9~7，孔內徑5.65公分 反山第12號墓出土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壓在一塊殘半的玉石璧上，坑中無他物。¹⁷ 這種場景，無言、但強烈暗示先民的宗教行為：製作圓璧、方琮，用之禮拜圓天、方地，禮成後，常將成組璧與琮掩埋於祭祀坑。在上世紀後半，在隴山周圍地區，已有過多起意外被發現的記錄，¹⁸ 這樣無人骨、無陶器的所謂「灰坑」，較不易做測年等斷代工作，若屬意外出土，也多不受重視。

到了周代，從文獻及考古現象可知，當時主要分為周文化圈與楚文化圈。事實上二者的對立即是傳承史前華西與華東文化的對立。

「制器尚象」及「感通」的觀念，主要記錄於周文化圈的文獻《周易·繫辭》中。戰國兩漢時，黃河上中游仍常出土掩埋玉禮器的祭祀坑，迄今圓璧、方琮共出的遺址有：西安的聯志村（圖 29、30）、蘆家口，雍山血池「北峙」遺址、寶雞吳城「吳陽下峙」，幾乎都在渭水流域。¹⁹

值得注意的是，華東地區良渚文化早期時，物精崇拜極度興盛。如圖 31 這樣外壁呈趨方的弧形，雕琢各式「面紋」的筒形玉器，可能套於墓主的手腕與上臂，用現在的詞彙可稱作「方鐲」與「臂釧」。圖 32 的陳列室展板顯示這樣的方鐲，目前被考古學界稱作「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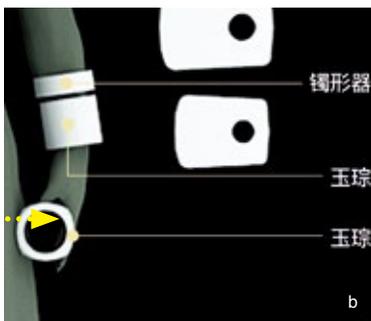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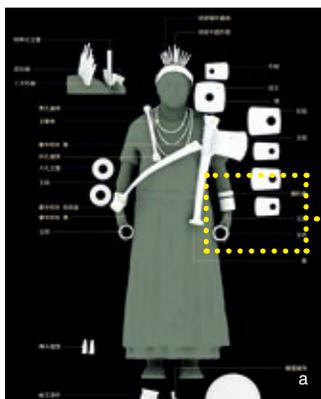


圖 32 良渚博物院展場展示反山第12號墓墓主與隨葬器物復原圖 a. 全圖 b. 局部 作者攝自良渚博物館陳列室



圖 33 良渚文化晚期 玉琮 高22.8公分 江蘇寺墩第1號墓出土 取自古方，《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圖 34 良渚文化晚期 寺墩第3號墓出土實況 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9。



圖 35 良渚文化晚期 玉琮 高19.5公分 a.全器線圖 b.局部（中央直槽有刻符） c.刻符線圖（只剩立柱下半及祭壇） 吉美博物館藏 圖a及圖c取自Giesler, G., "La Tablette Tsong Du Tcheou-Li." In *Revue Archeologique Cinquieme Serie Tome II*. Paris: Editions Ernest Leroux, 1915, 132. 圖b為作者攝於展場。

如圖 31 的玉器非常重要，但它們應該是用作協助巫覡通靈的行頭，也屬廣義「寶玉衣」的範疇。它們不方，與玉璧無組配關係，它們不是祭地的禮器，筆者認為不宜稱之為「琮」。

出土資料顯示，良渚文化早、晚期之交，曾發生頗大的變化，突變的現象之一就是方鐮、臂釧發展成器身高長、器壁平直厚實，中孔甚小，無法穿戴於手臂上，如圖 33、35 的玉器。它們也被考古學界稱為「琮」。

寺墩第 3 號墓出土 25 件璧，33 件琮（圖 34），從它們在墓中的佈局，無法看出二者間有組配關係。唯一能聯繫良渚晚期大璧與高琮的，是一種以飛鳥、立柱、祭壇等組合的與天象有關的符號，出現於為數不少的良渚晚期大璧、高琮上。²⁰ 圖 35 玉琮與圖 36 玉璧上都刻有這種，可能被良渚先民用作溝通神祇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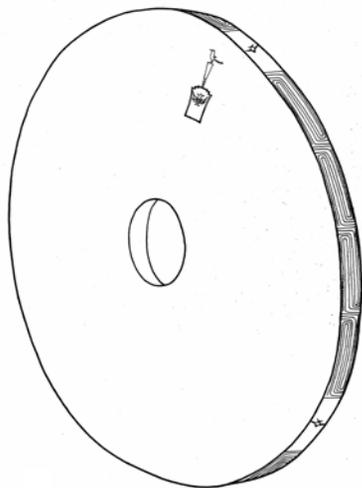


圖 36 良渚文化晚期 玉璧（線圖） 外徑27.5，孔徑4.5~4.7，厚1.4公分 器表刻有完整的「鳥·立柱·祭壇」符號 原藍田山房藏 作者提供

因為良渚文化的玉琮及相關資料較早被發現，因為華西的考古資料較晚被關注，累積的成果也還有限。更因為大家習慣先入為主地以為，先知道的就是歷史上先發生的。

事實上，深入探索即知，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天體崇拜的信仰、制器尚象、同類感通的思維，可能都源自史前華西。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多作探索。

至於良渚文化早晚期之交，文化發生變化的動力何在？是值得大家繼續探索的。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研究員

註釋

- 2011年春出版《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此後考古界公布新的重要資料有：烏蘇里江流域的小南山文化的確認，將玉器史提前千年至西元前7000年。陝西楊官寨、神木石峁、湖北譚家嶺等新石器時代遺址，湖北熊家塚戰國墓葬等。
- 1965年書畫處曾出版僅有文字而無圖版的《故宮書畫錄》4卷本。1976-79年出版《故宮歷代法書全集》30冊。1989年開始陸續出版《故宮書畫圖錄》32冊，2010年以後陸續出版《故宮法書新編》34冊。由於日本學術界重視中國瓷器研究，1973年、1977年、1980年，東京的學習研究社出資，印製了我院的《故宮宋瓷圖錄》、《故宮明瓷圖錄》、《故宮清瓷圖錄》各4冊、3冊、2冊。
- 周南泉等主編，《故宮博物院藏珍品全集·玉器》上、中、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張廣文主編，《故宮博物院藏珍品大系·玉器》上、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10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等，2011）。
- 故宮收藏始自北宋皇室收藏的觀點已無疑義。見拙作，〈任重道遠，迎向未來〉，《故宮文物月刊》，299期（2008.2），頁30-47。
- 但《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裡，書畫、瓷器、文具、銅器品名中，有時出現關於時代的記錄。「漢玉」一詞不見於明代文獻，但解析乾隆御製詩可知，乾隆朝（1736-1795）時民間已普遍稱「古玉」為「漢玉」。筆者懷疑是西元1736年明亡於清後，民間開始稱中國古玉為「漢玉」。有如以「漢人」、「漢字」來區別「滿人」、「滿文」。
- 所引三首詩分別為：〈漢玉素璧〉（御製詩四集·卷58）。〈和闐漢玉歌〉（御製詩三集·卷27）、〈題和闐漢玉蓑笠漁翁〉（御製詩三集·卷43）。這些均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
- 〈再詠古玉璧〉（御製詩五集·卷17）。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1期，頁32-54；鄧淑蘋，〈由琿子和蚩尤環談古玉鑑定的新挑戰〉，《故宮文物月刊》，71期（1989.1），頁36-51；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嵇若昕，〈故宮古玉輯珍（五）〉，《故宮文物月刊》，114期（1992.9），頁82-89。
- 江美英，〈良渚·石峽文化「獸首鐲」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5卷4期（2018夏），頁1-33。
- 鄧淑蘋，〈探索崧澤——良渚系「龍首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頁375-385。
- 浙江桐鄉出土這二組件重要資料，都首發於本刊。蔣衛東，〈介紹三件新地里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故宮文物月刊》，227期（2002.2），頁35-41；王寧遠等，〈良渚文化兩件特殊的「耘田器」〉，《故宮文物月刊》，281期（2006.8），頁74-87。
- 鄧淑蘋，〈故宮近年購藏玉器的方針與原則〉，《中國文物世界》，2001年186期，頁91-95；鄧淑蘋，〈由「假」到「真」的艱辛漫長路——以紅山玉器為例〉，《故宮文物月刊》，217期（2001.4），頁4-24；鄧淑蘋，〈「玄鳥」的啟示〉，《故宮文物月刊》，227期（2002.2），頁17-34；鄧淑蘋，〈遠古的通神密碼——「介」字形冠〉，《故宮文物月刊》，286期（2007.1），頁82-97。
- 鄧淑蘋，〈玉禮器與玉禮制初探〉，《南方文物》，2017年1期，頁210-236；鄧淑蘋，〈「玉帛文化」形成之路的省思〉，《南方文物》，2018年1期，頁173-188。
- 首因效應（Primacy Effect）是心理學詞彙，意指：人的認知會受到第一印象影響。
- 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分別於1984年、1989年開始公布考古簡報。凌家灘文化的年代是西元前3600至前3300年，紅山文化晚期晚段的年代是西元前3300至前3000年。分別見2006年出版的《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與2012年出版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
- 《史記·殷本紀》：「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 雙庵遺址是北京大學秦嶺教授帶領學生考古實習所發掘的成果，尚未正式公布。承蒙秦教授同意筆者在論文中引述此一發現，特此申謝。從很多跡象可知，古人可以用一件玉器剖解成數塊，認為每一塊都具有全件相同的功能。
- 陝西、甘肅、寧夏環隴山周邊，已出現一璧一琮、二璧二琮、三璧三琮、四璧四琮的祭坑約八處。限於篇幅不能多介紹。
- 《周易·繫辭上》：「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楚辭》、《國語·楚語》等就屬於楚文化圈的文獻；鄧淑蘋，〈「六器」探索與「琮」的思辨〉，《中原文物》，2019年2期，頁56-75；楊官寨、雙庵、案板坪村等也在渭水流域。
- 鄧淑蘋，〈刻有天象符號的良渚玉器研究〉，收入於宋文薰、許偉雲、李亦園、張光直主編，《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臺北，南天書局，2002），頁123-145；Teng, Shu-p'ing, "Incised Emblems on Ritual Jades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in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Xiaoneng Yang (楊曉能),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71-185.